

大侠铁无双



合  
濟  
古  
龍

神捕·情侠系列

# 大侠铁无双

(上)

(台湾) 古龙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康 英

封面设计：环 玉

大侠铁无双 (上)

(台湾) 古 龙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5 印张 28.8 万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225—00964—8/I·161

定价：6.20 元(全二册 12.80 元)

## 内 容 简 介

桃花艳遇是运还是劫？

是运为何总是艳情带煞？是劫为何人人都希望命带桃花？

自古多情空余恨，谁能勘破这情关！

神捕铁无双为追辑皇宫价值一千五百万两珠宝和三十二件命案的凶犯、被盗巨案，忍辱负重，隐姓埋名，蜗居深山野谷之中，殊料，一个个绝色天香、娇媚、浪漫多情的倩女、艳妇乃至皇亲贵胄的千金小姐如蛭盘吸而来，投怀送抱，争媚斗艳，蜂腰轻扭，袒露玉体，春吟浪态地向他撒下一张张销魂荡魄的温柔之网，在木栏草屋筑起了一

个个情穴爱巢。与此同时，使江湖上闻声色变的黑道总瓢“黑一刀”、“九阴手”、“巨灵怪泉”、“闪电刀”和“药到命除”等嗜血如狂、虐杀成性、施淫放毒的魔头也杀气森森向铁无双扑来，狂拼恶斗，盘桓索宝，谁知他们竟一个个离奇古怪地残骨碎尸，惨死荒野。

艳遇、杀祸和荒诞怪异的血案接踵而来

.....

铁无双带着醉意，带点寂寞看着最后一名蒙面杀手的眼睛里燃烧着勃起的情火，以诡谲无匹的掌风遽然揉身扑来拼命时，随着一声撕心裂胆的惨嚎和一蓬炸起的血雨涤荡野岭空山之后，却发现那最美丽、最骚荡、最可怕的江洋大盗竟是.....

——  
黄昏残照，在狂风中沉落。  
如钩冷月已自浑沌的天幕上兴起。  
这儿没有悲鸣的夜枭，也没有窜掠的狐鼯。  
——虽然这是一个小镇。  
——尽管看来曾有它兴盛的岁月。

而现在，这镇上已不见人影，一片死寂，满目凄凉。  
败叶在长街上旋舞，夜风在枯木及屋顶上吹着变调的  
挽歌。

□ □ □

破败的店铺，摇摇欲坠的招牌，和那些只有门窗框的  
门窗，都显示此镇早已经无人。

残月在乌云中时隐时现，黯淡而苍白的微光照在这家  
酒楼的巨大招牌上。

金字已剥落，依稀可以看出上面的“如意楼”三个大  
字。

□ □ □

如果时光倒流十年或者更久些，此时此刻，必然是门  
庭若市，刀勺乱响，菜香四溢吧？

是什么原因此镇的居民全部走光或死光？

洪水、兵灾，或者大股盗贼的洗劫？

而此刻，居然有人进入此镇——唯一的人。

□ □ □

残月下，风沙中，此人缓慢移动，走向街心。这是不是一个人？

如果是一个人，在这鬼域似的小镇上，东张西望，悠闲地走着，为什么就没有半点瑟缩之感？

□ □ □

此人很年轻，有一副生铁似的身胚。

他的神色严肃。

他的步履稳健而有力。

双目炯炯，向两边黑暗的店铺内梭巡。

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他是人——衣衫在风中“猎猎”作响。因为他忽然停在“如意楼”门前，低声吟哦着：“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江，烹龙庖凤玉脂泣，罗帷绣幕围春风；皓齿歌，细腰舞，……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这是李贺的“将进酒”，唐一代的诗人，以李贺的命运最坎坷。

由他的作品即可概见。

铁无双吟毕，慢慢地走进如意楼。

没有酒气也无菜香，只有浓重的霉味。

□ □ □

铁无双进入无人的酒楼干什么？

虽然到处蛛网尘封，却还有桌椅在，只是破旧些，而

且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积尘。

铁无双无视椅上的积尘，他坐了下去。

敢到这镇上来，灰尘又算得了什么？

就着淡淡的月色，可以看到积尘甚厚的桌上写了六个大字：“铁无双，你来了！”

这一点似乎要证明这确是鬼的畛域。

□ □ □

铁无双自进入此镇，进入此酒楼就毫无表情。

此刻见了桌上的字也毫无表情。

铁无双是怎么样一个人？

至少他是一个不怕鬼的人。

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在桌上写着“我来了”三字。

他似乎知道如何和鬼打交道。

街上的风沙更紧急，都卷了进来。

这时梁上忽然垂下一根绳子，绳子上吊着一个乱发披散，面孔惨白，双目血红的吊死鬼。

吊死鬼挂在半空中悠悠荡荡，望着铁无双“吃吃”地笑。

□ □ □

任何人此刻都会惊嘶或晕倒。

吊死鬼出现的目的大概也正是如此。

只不过铁无双面不改色，动也没动一下。

也许自他决定前来此镇时，就知道他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 □ □

一阵狂风在街上卷起灰沙扑入屋中，视野已不太清楚。因为屋内四面八方的积尘也飞扬弥漫起来。这时四面八方忽然出现了幢幢鬼影。

□ □ □

鬼，谁都听说过。

只不过亲眼见过鬼的却太少。

在尘雾中跳跃晃动的有无头鬼，光秃秃的脖子上没有头。

有个鬼左边脸惨白，右边脸上无肉而是皑皑白骨，右边眼眶是个黑窟窿。

还有一个更能使人寒气自脊梁上兴起，脚板发痒。

这个没有五官，平平白白地像一块白板。

有的发出“嘶嘶”声，有的呜咽如哭。

还有的发出刮竹似的阴森怪笑。

□ □ □

铁无双居然端坐如故。

那一种人不怕鬼？

大概是心中无鬼的人才不怕鬼？

吊死鬼还在半空中悠悠荡荡，发出森厉的笑声，道：“我们早就算准，你会找到这里来，可是你不该来的，这里已不是人间，是鬼窟，你来干什么？”

铁无双真沉得住气，端坐如故。

也许他知道鬼并不比人更可怕。

如果你面对任何恶人都不怕，又何必怕鬼？鬼毕竟是人变的。

铁无双冷漠地道：“来讨债！”

吊死鬼道：“讨债！鬼的债你也要讨？”

铁无双道：“十三个月当中，干了十三件巨案，二十三条人命，就算这里是十八层地狱，我也敢来。”

的确，没有这份胆气又岂敢进此鬼镇？

吊死鬼阴声道：“上天入地，赶尽杀绝。铁无双，你果然名不虚传。”

铁无双无视于四周的鬼影幢幢，道：“这笔债你们准备怎么还？”

吊死鬼像是自牙缝中迸出来的声音，道：“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笔债当然也只有用命来还。”

铁无双冷峻地道：“谁的命？”

吊死鬼道：“你的！”

这答案是必然的，鬼那还有命？

忽能，四面八方的鬼魅有的凌空飞渡，有的奔跑，有的半蹲着向铁无双扑到。

□ □ □

相信任何高手尚无与鬼打架的经验。

铁无双仍然端坐不动。

只不过他眼观四路，耳闻八方，鬼扑近他才出手。

一拳一个，每拳必中。

中拳的鬼怪，怪叫着飞出。

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倒下再爬起来，扑上去再被打倒。

最后全被打倒。

□ . □ □

拳头打在鬼身上，铁无双心里有数。

鬼是无形的，为什么会被打倒？

吊在半空的吊死鬼忽然凌空翻身，疾扑而下，双手十指上都戴有钢指甲，锐利如剑。

铁无双一拳击出，居然打空。

他的脸上竟被钢指甲划了一道血痕。

这吊死鬼可能是群鬼中的头头，像是能在空气中飘荡。沙尘弥漫飞扬中，鬼噪连连。

这景况真像是到了阴曹地府，森罗宝殿。

吊死鬼再次凌空飞扑。

铁无双对这种身法并不陌生，急闪一步，“夺”的一声，十根手指全插入桌中。

这速度和力道动人心脾，令人丧胆。

铁无双怀疑这吊死鬼，是否并未全力施为？

现在，吊死鬼立在桌上，瞪着殷红的眼睛笑着。

其余众鬼又在四周跳跃晃动，发出森厉的低噪或呜咽。

吊死鬼发出“啾啾”声，道：“你还是要不了我的命，你这条命我也不想要，你走吧！”

铁无双冷峻地道：“你的债还没有还清。”

吊死鬼咆哮道：“什么债，我欠谁的债？我杀的都是奸

商、恶霸和贪官，取的是不仁不义之财，我为什么要还？”

似乎鬼也有劫富济贫的鬼。

铁无双厉声道：“杀人偿命，不管是什么人的命都一样。”

吊死鬼“咻咻”怪叫地道：“你一定要逼我杀你？”

铁无双道：“你不杀我我就杀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义无反顾，死而无憾。”

吊死鬼尖声道：“我若要杀你，现在你已经是个死人。”

铁无双冷冷地道：“只怕未必！”

群鬼自不同的角度扑上。

□ □ □

铁无双挥拳，群鬼当者披靡，嘶嗥声此起彼落。又飞跌出去。

似乎鬼除了看来可怖之外，折腾起来也不怎么管用。

铁无双凌厉无比的一拳砸向吊死鬼，吊死鬼怪笑声中腾身而起，钢指甲却留在桌上。

只不过这一次铁无双不再端坐椅上，他也腾身飞扑。

双方都快，不能更快的人就得认命。

□ □ □

实实在在的一拳，砸在吊死鬼的胸膛上。

铁无双的拳头砸实，足有千斤之重。

虽然铁无双对自己的拳头有信心，只不过对这吊死鬼的身手却并未轻估。

所以直到吊死鬼中拳吐血倒地，铁无双仍以为不大可

能，即使可能，对方也该折腾三五十招以上才对。

通常所谓高手，在知己知彼方面也要高人一等。

吊死鬼的面具落下来，露出了一张十分熟悉的面孔。

□ □ □

非但熟悉，曾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朝夕相处，亲同手足。

铁无双的瞳孔突然放大，会是他？这怎么可能？

错不了，不是他是谁？太熟了！也许不须用眼睛，闭着眼摸也能辨认出来的。

铁无双失声道：“孟常青，是你？”

□ □ □

铁无双的嗓音嘶哑，在狂风中抖动。

孟常青惨笑道：“当然是我……”

他果然是孟常青——一条铁铮铮的汉子。

多少岁月，多少晴雨的日子里，他们在一起渔猎、嬉戏或者比武切磋武功，往事太鲜明，想忘都忘不掉。

——谁能作如此残酷而巧合的安排？

——不经安排而有此巧合，其谁能信？

此刻如有人说造物者是仁慈的，冥冥中的主宰是公正的，铁无双如何能信？

铁无双抓起孟常青的手，再看看桌上的钢指甲。他的手在抖，眼囊肉在抽搐。

铁无双嘶吼着：“你为什么不杀我？”

孟常青喃喃地道：“因为我们是朋友，从小就是朋友，

我孟常青宁死也不能杀死铁无双……”

铁无双擎着双手，他看着这双手，这才是杀死好友的“凶手”。

□ □ □

铁无双道：“我到底做了什么事？”

孟常青已奄奄一息，道：“你杀了一个人……”

“我该死！”

孟常青吃力地说出这句话：“你杀的只不过是吊死鬼而已，但我愿为你多死一次。”

孟常青的睛眼定滞，还噙着一抹淡淡的苦笑，显示人生的无奈和无常。

铁无双木然兀立。

风在吼，灰沙狂卷飞腾，大地一片浑沌。

无窗纸的后面花丛外，有一双锐利的眸子在窥伺着。

其余众鬼已无影无踪。

铁无双托起了孟常青的遗体，走出如意楼，没于浑沌的风沙之中。

二

“捕头。”一个捕快在他的卧室门外探进头来，问道：“豆芽儿在外面要见您！”

铁无双躺在床上，双手托着后脑，两天不到，他的眼珠子已经陷了下去。

忧能伤人一点不错。恨自己的人对自己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捕头，您是见不见小豆芽呢？”

铁无双冷冷地道：“就说我不在。”

捕快道：“小豆芽说，安郡主知道您在家。”

铁无双连眼都没睁开，道：“就说我有公事分不开身。”

捕快搔搔头皮道：“捕头，小豆芽就在签押房门外等候，有没有公事他会知道的。”

铁无双烦透，大声道：“干脆，去告诉他，我烦，谁也不见！”

“是……”捕快摊摊手走出。

铁捕头可以这么说，他却必须想个办法说得婉转些。

尽管铁捕头时时想疏远这个刚死了丈夫的权贵安郡主，对方贴得却很紧。

男女间的事儿很难说，铁捕头固然人品好，身手高，毕竟身分不高，以安郡主来说，似有点纡尊降贵。

这可真是萝卜青菜，各人所爱。

小豆芽是安郡主身边的小太监，七岁净身入宫，干到十二岁，由于人长得太单薄，被淘汰到陵墓中工作。

以后又被赠与安郡王，进了安郡王府，就一直听安郡主使唤。

这是因为他的样子有点像女人，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很像。

“小豆芽，我们捕头……”

小豆芽一瞪眼，道：“李德盛，你叫我什么？”

李德盛堆着笑，道：“李公公……”

“这还差不多，以后要注意！”

“小的一时说溜了嘴，李公公，你是大德大量。”

“铁捕头来了没有？”

“很抱歉！我们捕头这两天牙痛。”

“牙痛！”

“您是知道，牙痛不是病，痛死没人信。”

“牙痛也能见郡主，郡主找他有事。”

“李公公，铁捕头是这么交代的，您要是不信，就亲自进去看看。”

“我进去看？我是什么身分？”

“说的也是，公公的身分怎么可以到卧室去找人，再说我们捕头可也不欢迎外人聒噪个没完。”

豆芽儿扭头就走，道：“我可把话传到了，去不去由他。如果他去，就说是老地方。”

李德盛道：“老地方是什么地方？”



小豆芽道：“这个你都不知道？”

李德盛道：“小的愚昧。”

小豆芽出了大门，道：“就是那个老地方。”

李德盛哼了一声，心道：“我看你在我身边比在安郡主身边好得多，妈拉格巴子！我能管你个够！”

□ □ □

日正当中。

街上人潮汹涌。

原来今天是庙会。

到处都是小贩、杂耍和卖艺的。

一切都因神而衍生，在此有了注脚。

而所谓神，又是盖庙的大亨们的招牌。

你要是追根究底，可能会发现神通广大的不是庙中一座座宝相庄严或威猛可怖的神泥胎，而是出资盖庙的人。

所以也可以说，一切都是因盖庙者而衍生，因为神也只是劳方，吃点冷猪肉，拿点薪资（冥纸）而已。

资方大老板是盖庙的人。

□ □ □

到处锣鼓喧天，人声喧嚣。

这时忽然所有的声音都逐渐停下来，每个人都注视一个方向。

□ □ □

什么事？什么人会比杂耍或卖艺的更吸引人？

铁无双着官服，大步领导前行。